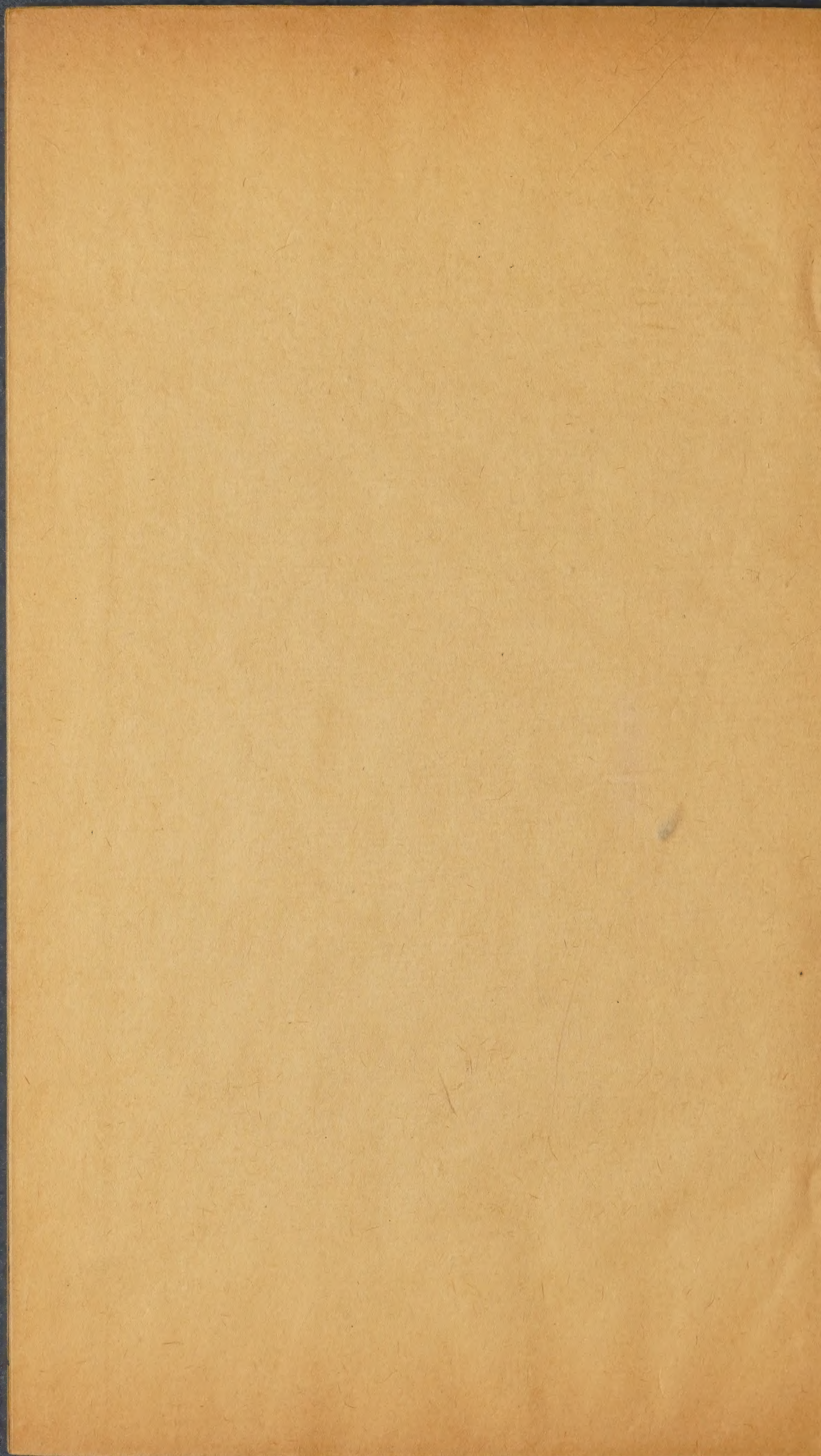


蔡中郎得此書秘不示人然其文垂数十萬言覧者絕少余于戊午三伏挑灯快讀選奇而出之大都爲戒虛妄作好著書者豈不汗溢

古文奇賞卷之十　東漢學者之文

古吳陳仁錫選評　仁和郎奎金重訂

論衡　王充

故爲善于不欲得善之主雖善不見愛爲不善于欲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見憎作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說以夏進鑪以冬奏扇爲所不欲得之事獻所不欲聞之語其不遇禍幸矣　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爲遇猶拾遺于塗摭棄于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輔禽息之精陰慶鮑叔之魂默舉若是者乃遇耳逢遇篇孟賁之尸人不刃者氣絕也死灰百斛人不沃者

光滅也動身章智顯光氣於世奮志救黨立卓異於俗固常通人所譏嫉也。累害篇海外三十五國有毛民羽民羽則翼矣毛羽之民土形所出非言爲道身生毛羽也禹益見西王母不言有毛羽不死之民亦在外國不言有毛羽毛羽之民不言不死不死之民不言毛羽毛羽未可以效不死仙人之有翼安足以驗長壽乎。無形篇夫令雄雀施氣于鴈鵠終不成子者何也鴆雀之身小鴈鵠之形大也今燕之身不過五寸薏苡之莖不過數尺二女吞其卵實安能成七尺之形乎爍一鼎之銅以灌一錢之形不能成一鼎明矣

厘倒俗論

為李子分疏太煩然于此毋不放過亦其尚論之密也

令謂大人天神故其跡巨巨跡之人一鼎之爍銅也姜原之身一錢之形也黄帝帝嚳帝顓頊帝舜之母何所受氣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之母何所感吞此或時見三家之姓曰姒氏子氏姬氏則因依放空生怪說猶見鼎湖之地而著黄帝升天之說矣奇怪篇

季子不負死者棄其寶劍何嫌一叱生人取金于地季子未去吳乎公子也已去吳乎延陵君也公子與君出有前後車有附從不能空行于塗明矣既不恥取金何難使左右而煩披裘者世稱柳下惠之行言其能以幽冥自修潔也賢者同操故千歲交志置季子

三喻最切

鑊湯之沸亦濤

胥之壽不息英氣亦

於冥昧之處尚不取金況以白日前後備具取金于路非季子之操也　夫言吳王殺子胥投之于江實也言其恨恚驅水爲濤者虛也屈原懷恨自投湘江湘江不爲濤申徒狄蹈河而死河水不爲濤世人必曰屈原申徒狄不能勇猛力怒不如子胥夫衛葅子路而漢烹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二士不能發怒于鼎鑊之中以烹湯葅汁瀋漎旁人子胥亦自先入鑊乃入江在鑊中之時其神安居豈怯于鑊湯勇于江水哉　人若恨恚也仇讐未死子孫遺在可也今吳國已滅夫差無類吳爲會稽立置太守子

言[illegible]不必
深辨

胥之神復何怨苦爲濤不止欲何求索秦始皇渡
湘水遭風問湘山何祠左右對曰堯之女舜之妻也
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斬湘山之樹而履之夫謂
子胥之神爲濤猶謂二女之精爲風也書虛篇景公出
三善言延年二十一歲是則堯舜宜獲千歲桀紂宜
爲殤子今則不然各隨年壽堯舜桀紂皆近百載是
竟子韋之言妄延年之語虛也且子韋之言曰熒惑
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若是者天使熒惑加禍
於景公也如何可移於將相若歲與國民乎變虛篇傳
書言武王伐紂渡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

寘人馬不見于是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瞋目而麾之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者于是風霽波罷此言乃虛也　武王誅紂是乎天當安靜以祐之如誅紂非乎而天風者怒也武王不奉天令求索已過瞋目言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者重天怒增已之惡也風何肯止父母怒子不改過瞋目大言父母肯貰之乎如風天所爲禍氣自然是亦無知不爲瞋目麾之故止　傳書言魯襄公與韓戰戰酣日暮公援戈而麾之日爲之反三舍此言虛也凡人能以精誠感動天專心一意委務積神精通于天天爲變動然尚未可

好 奸 更 好

謂然襄公志在戰爲日暮一麾安能令日反使聖人
麾日日終不反襄公何人而使日反乎夫人哭悲
莫過雍門子雍門子哭對孟嘗君孟嘗君爲之於邑
蓋哭之精誠故對嚮之者悽愴感動也夫雍門子能
（惜此詩句弱）
動孟嘗之心不能感孟嘗衣者衣不知惻怛不以人
心相關通也今城土也土猶衣也無心腹之藏安能
爲悲哭感慟而崩使至誠之聲能動城土則其對林
木哭能折草破木乎嚮水火而泣能涌水滅火乎夫
草木水火與土無異然杞梁之妻不能崩城明矣
夫萬人舉口並解吁嗟猶未能感天鄒衍一人冤而

只是不服鄒衍

壹歎安能下霜鄒衍之冤不過曾子伯奇曾子見疑
而吟伯奇被逐而歌疑與拘同吟歌與歎等曾子伯
奇不能致寒鄒衍何人獨能雨霜被逐之冤尚未足
言申生伏劍子胥刎頸實孝而賜死誠忠而被誅且
臨死時皆有聲辭聲辭出口與仰天歎無異天不爲
二子感動獨爲鄒衍動豈天痛見拘不悲流血哉
夫熯一炬火爨一鑊水終日不能熱也倚一尺冰置
庖厨中終夜不能寒也何則微小之感不能動大巨
也今鄒衍之狀不過如一炬尺冰而皇天巨大不徒
妙解如環
鑊水庖厨之醜類也一仰天歎天爲隕霜何天之易

感霜之易降也夫哀與樂同喜與怒均行與怨痛使天下霜使衍蒙非其望之賞仰天而笑能以冬時使天熱乎　或時奏清角時天偶風雨風雨之後晉國適旱平公好樂喜笑過度偶發癃病傳書之家信以爲然世人覩見遂以爲實實者樂聲不能致此何以驗之風雨暴至是陰陽亂也樂能亂陰陽則亦能調陰陽也王者何須修身正行擴施善政使鼓調陰陽之曲和氣自至太平自立矣　使賢者處深野之中閭蛀能不入其舍乎閭蛀不能避賢者之舍蝗蟲何能（亦有風起）不入卓公之縣如謂蝗蟲變與閭蛀異夫寒温亦災

變也使一郡皆寒賢者長一縣一縣之界能獨温乎夫寒温不能避賢者之縣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界

感虛篇

世稱紂力能索鐵伸鉤又稱武王伐之兵不血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當人則是孟賁夏育之匹也以不血刃之德取人是則三皇五帝之屬也以索鐵之力不宜受服以不血刃之德不宜頓兵今稱紂力則武王德貶譽武王則紂力少索鐵不血刃不得兩立

傳語曰紂沉湎于酒以糟爲丘以酒爲池牛飲者三千人爲長夜之飲亡其甲子夫紂雖嗜酒亦欲以爲樂令酒池在中庭乎則不當言爲長夜之飲坐

在深室之中閉窻舉燭故日長夜令坐于室乎每嘗
飲者起之中庭乃復還坐則是煩苦相踖藉不能甚
樂令池在深室之中則三千人宜臨池坐前俛飲池
酒仰食肴膳倡樂在前乃爲樂耳　夫三公鼎足之
臣王者之貞幹也白屋之士閭巷之微賤者也三公
傾鼎足之尊執贄候白屋之士非其實也語增篇　夫九
鼎無能辟除傳言能辟神姦是則書增其文也世俗
傳言周鼎不爨自沸不投物物自出此則世俗增其
言也儒書增其文也儒增篇　光武皇帝之時郎中汝南
賁光上書言孝文皇帝時居明光宮天下斷獄三人

頌美文帝陳其效實光武皇帝曰孝文時不居明光宮斷獄不三人積善修德美名流之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夫貢光上書于漢漢爲今世增益功美猶過其實況上古帝王久遠賢人從後褒述失實離本獨已多矣不遭光武論千世之後孝文之事載在經藝之上人不知其增居明光宮斷獄三人而遂爲實事也藝增篇

清濁貪廉各有操行猶草木異質不可復變易也狂譎華士不仕于齊猶段干木不出于魏矣性行清廉不貪富貴非時疾世義不苟仕雖不誅此人此人行不可隨也太公誅之韓子是之是謂人無性行

草木無質也太公誅二子使齊有二子之類必不為
二子見誅之故不清其身使無二子之類雖養之終
無其化堯不誅許由唐民不皆樔處武王不誅伯夷
周民不皆隱餓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閭魏國不皆闔
門由此言之太公不誅二子齊國亦不皆不仕何則
清廉之行人所不能為也　夫執不仕者未必有正
罪也太公誅之如出仕未有功太公肯賞之乎賞須
功而加罰待罪而施使太公不賞出仕未有功之人
則其誅不仕未有罪之民非也　周公聞太公誅二
子非而不是然而身執贄以下白屋之士白屋之士

二子之類也。周公禮之，太公誅之。二子之操，孰爲是者。宋人有御馬者，不進，拔劍刭而棄之于溝中。又駕一馬，馬又不進，又刭而棄之于溝。若是者三，以此威馬至矣，然非王良之法也。王良登車，馬無罷駑；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良馭馬之心，堯舜順民之意。人同性，馬殊類也。王良能調殊類之馬，太公不能率同性之士。然則周公之所下白屋，王良之馭馬也；太公之誅二子，宋人之刭馬也。舉王良之法與宋人之操，使韓子平之，韓子必是王良而非宋人矣。王良全馬，宋人賊馬也。馬之賊則不若其全，然則民之死不若其

生。使韓子非王良自同于宋人賊善人矣如非宋人宋人之術與太公同非宋人是太公韓子好惡無定矣。水之性勝火如裹之以釜水煎而不得勝必矣夫君猶火也臣猶水也法度釜也火不求水之姦君亦不宜求臣之罪也非韓篇

夫文吏能破堅理煩不能守身身則亦不能輔將儒生不習于職長于匡救將相傾側諫難不懼案世間能建蹇蹇之節成三諫之議令將檢身自勑不敢邪曲者率多儒生阿意苟取容幸將欲放失低嘿不言者率多文吏　儒者寂于空室文吏譁于朝堂材能之士隨世驅馳節操之人

守臨屛窳驅馳日以巧屛窳日以揣非材頓知不及也希見闕爲不狎習也蓋足未嘗行堯禹問曲折目未嘗見孔墨問形象齊部世刺繡恒女無不能襄邑俗織錦鈍婦無不巧日見之日爲之手狎也使材士未嘗見巧女未嘗爲與事詭手暫爲卒睹顯露易爲者猶憒憒焉

法令漢家之經吏議決焉事定于法誠爲明矣曰夫五經亦漢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義皆出其中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于律無乖異者

程材篇

學士簡練于學成熟于師身之有益猶穀成飯食之生肌腴也銅錫未採在衆石之間工師鑿掘鑪

橐鑄鑠乃成器未更鑄橐名曰積石積石與彼路畔
之尨山間之礫一實也故夫穀未舂蒸曰粟銅未鑄
鑠曰積不人未學問曰矇量知篇人有知學則有力矣
文吏以理事爲力而儒生以學問爲力或問楊子雲
曰力能扛鴻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荅曰百人矣
夫知德百人者與彼扛鴻鼎揭華旗者爲料敵也夫
壯士力多者扛鼎揭旗儒生力多者博達疏通故博
達疏通儒生之力也舉重拔堅壯士之力也孔子
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刪五經秘書微文無所不
定山大者雲多泰山不崇朝辦雨雨天下夫然則賢

者有雲雨之知故其吐文萬牒以上可謂多力矣世稱力者常褒烏獲然則董仲舒楊子雲文之烏獲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脉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涌胸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絕脉之變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爲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于燭下精思不任絕脉氣滅也顏氏之子已曾馳過孔子于塗矣劣倦罷極髮白齒落夫以庶幾之材猶有仆頓之禍孔子力優顏淵不任也才力不相如則其知思不相及也

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管仲有力桓公能舉之可謂壯彊矣吳不

以知爲力進一層

能用子胥楚不能用屈原二子力重兩主不能[illegible]
舉物不勝委地而去可也時或恚怒斧斫破敗此則
子胥屈原所取害也　鑿所以入木者槌叩之也鍤
所以能撅地者跖蹈之也諸有鋒刃之器所以能斷
斬割削者手能把持之也力能推引之也韓信去楚
入漢項羽不能安高祖能持之也能用其善能安其
身則能量其力能別其功矣樊酈有攻城野戰之功
高祖行封先及蕭何則比蕭何于獵人同樊酈于獵
犬也夫蕭何安坐樊酈馳走封不及馳走而先安坐
者蕭何以知爲力而樊酈以力爲功也蕭何所以能

以仁義爲力又進一層

使樊酈者以入秦收斂文書也衆將拾金何獨掇書坐知秦之形勢是以能圖其利害衆將馳走者何暇之也故叔孫通定儀而高祖以尊蕭何造律而漢室以寧案儀律之功重于野戰斬首之力不及尊主故夫墾草殖穀農夫之力也勇猛攻戰士卒之力也構架斲削工匠之功也治書定簿佐史之力也論道議政賢儒之力也人生莫不有力所以爲力者或尊或卑孔子能舉北門之關不以力自章知夫筋骨之力不如仁義之力榮也 效力篇

夫閉心塞意不高瞻覽者死人之徒也哉孝武皇帝時燕王旦在明光宮欲入

所臥戶三百盡閉使侍者二十人開戶戶不開其後
旦坐謀反自殺夫戶閉燕王旦死之狀也死者凶事
也故以閉塞為占齊慶封不通六國大夫會而賦詩
慶封不曉其後果有楚靈之禍也夫不開通于學者
尸尚能行者也亡國之社屋其上柴其下者示絕于
天地春秋薄社周以為城夫經藝傳書人當覽之猶
社當通氣于天地也故人之不通覽者薄社之類也
是故氣不通者彊壯之人死榮華之物枯　故器空
無實飢者不顧胸虛無懷朝廷不御也劍伎之家鬬
戰必勝者得曲城越女之學也兩敵相遭一巧一拙

故曰含血之蟲無餓死之患皆能以知求索飲食也

其必勝者有術之家也孔墨之業賢聖之書非徒曲城越女之功也成人之操益人之知非徒戰鬬必勝之策也故劍伎之術有必勝之名賢聖之書有必尊之聲。東成令董仲綏知爲儒梟海內稱通故其接人能别音律是以鍾離産公以編戶之民受圭璧之敬知之明也故夫能知之也凡石生光氣不知之也金玉無潤色 別通篇

近世劉子政父子楊子雲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也其餘直有往往而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故夫能説一經者爲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爲文

超而又超郎子評論法文有超絕之意

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爲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謂超而又超者也　儒生說名於儒門過俗之遠也或不能說一經教誨後生或帶徒聚衆說論洞溢稱爲經明或不能成牘治一說或能陳得失奏便宜言應經傳文如星月其高第若谷子雲唐子高者說書于牘奏之上不能連結篇章或抽列古今紀著行事若司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累積篇第文以萬數其過子雲子高遠矣然而因成紀前無胸中之造若夫陸賈董仲舒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于外然而淺

無胸中之造則虛妄之語多論衡所以作

露易見覩讀之者猶曰傳記楊成子長作樂經楊子雲作太玄經造于助思極窅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王公子問于桓君山以楊子雲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謂得高下之實矣繁文之人人之傑也有根株于下有榮葉于上有實核于內有皮殼于外文墨詞說士之榮葉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裏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人之有文也猶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于體苟有文無實是則五色之禽毛妄生也選士以射心平体正執弓矢審固然後射中

屈原在其上大爲此氣余首錄大人而自宋玉以下皆不錄正以屈子在

論說之出猶弓矢之發也。觀谷永之陳說唐林之直言劉向之切議以知爲本筆墨之文將而送之豈徒雕文飾辭苟爲華葉之言哉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是故魯連飛書燕將自殺鄒陽上疏梁孝開牢書疏文義奪於肝心非徒博覽者所能造習熟者所能爲也。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豈在長生之徒與何言之卓殊文之美麗也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紀者屈原在其上也會稽文才豈獨周長生哉所以未論列者長生尤踰出也。文章之人滋茂漢朝者乃夫漢家熾盛之

眞主也

瑞也天晏列宿煥炳陰雨日月蔽匿方今文人並出見者乃夫漢朝明明之驗也高祖讀陸賈之書歎稱萬歲徐樂主父偃上疏徵拜郎中方今未聞膳無苦酸之肴口所不甘味手不舉以啖人詔書每下文義經傳四科詔書斐然郁郁好文之明驗也上書不實核著書無義指萬歲之聲徵拜之恩何從發哉飾面者皆欲爲好而運目者希文音者皆欲爲悲而驚耳者寡陸賈之書未奏徐樂主父之策未聞群諸瞽言之徒言事粗醜文不美潤不指所謂文辭淫滑不被濤沙之謫幸矣焉蒙徵拜爲郎中之寵乎超奇篇

賢儒

方節而行無針錐之銳固安能自穿取揚達之功乎內累于胸中之知外劬于禮義之操不敢妄進苟取故有稽畱之難　凡物仆偃者足又在上賢儒不遇仆廢于世踝足之吏皆在其上東方朔曰目不在面而在于足救昧不給能何見乎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用吏如積薪矣後來者居上原汲黯之言察東方朔之語獨以非俗吏之得地賢儒之失職哉　鷙飛輕于鳳凰兎走疾于麒麟鼃躍躁于靈龜蛇騰便于神龍呂望之徒白首乃顯百里奚之知明于黃髮深為國謀因為王輔皆夫沉重難進之人也輕躁早成

禍害暴疾（狀酉篇）凡物能相割截者必異性者也能相奏成者必同氣者也是故離下兌上曰革革更也火金殊氣故能相革如俱火而皆金安能相成屈原疾楚之梟誇故稱香潔之辭漁父議以不隨俗故陳沐浴之言凡相濶者或教之薰隧或令之負豕二言之于除梟誇也孰是孰非非有不易少有以益夫用寒溫非刑賞也能易之乎西門豹急佩韋以自寬董安于緩帶絃以自促二賢知佩帶變已之物而以攻身之短夫至明矣人君失政不以他氣譴告變易反隨其誤就起其氣此則皇天用意不若二賢審也楚莊

王好獵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之肉秦繆公好淫樂華陽后爲之不聽鄭衛之音二姬非兩主拂其欲而不順其行皇天非賞罰而順其操而渥其氣此葢皇天之德不若婦人賢也譴告篇

或時杞國且圯而杞梁之妻適哭城下猶燕國適寒而鄒衍偶呼也事以類而時相因聞見之者惑而然之又城老墻朽猶有崩壞一婦之哭崩五丈之城是城則一指擢三仞之楹也春秋之時山多變山城一類也哭能崩城復能壞山乎

夫豫子謀殺襄子伏于橋下襄子至橋心動貫高欲殺高祖藏人于壁中高祖至柏人亦動心二子

欲刺兩主兩主心動實論之尚謂非二子精神所能感也而況荆軻欲刺秦王秦王之心不動而白虹貫日乎然則白虹貫日天變自成非軻之精爲虹而貫日也夫太白食昴猶鉤星在房心也謂衛先生長平之議令太白食昴疑矣歲星害鳥尾周楚惡之綝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災案時周楚未有非而宋衛陳鄭未有惡也然而歲星先守尾災氣署垂于天其後周楚有禍宋衛陳鄭同時皆然歲星之害周楚天氣災四國也何知白虹貫日不致刺秦王太白食昴使長平討趙也變動篇

且夫攻社之義以爲攻陰之類也

甲爲盜賊傷害人民甲在不亡舍甲而攻乙之家耐
止甲乎今雨者水也水在不自攻水而乃攻社案天
將雨山先出雲雲積爲雨雨流爲水然則山者父母
水者子弟也重罪刑及族屬罪父母子弟乎罪其朋
徒也　夫大山失火灌以壅水衆知不能救之者何
也火盛水少熱不能勝也今國湛水猶大山失火也
以若繩之絲縈社爲救若以壅水灌大山也原天心
以人意狀天治以人事人相攻擊氣不相兼兵不相
負不能取勝今一國水使真欲攻陽以絕其氣悉發
國人操刀把杖以擊之若歲終逐疫然後爲可　告

宜于用牲用牲不宜于攻告事用牲禮也攻之用牲于禮何見朱絲如繩示在賜也賜氣實微故用物微也投一寸之鍼布一丸之艾于血脉之蹊篤病有瘳朱絲如一寸之鍼一丸之艾也呉攻破楚昭王亡走申包胥間步赴秦哭泣求救卒得助兵却呉而存楚擊鼓之人伐如何耳使誠若申包胥一人擊得假令一人擊鼓將耐令社與秦王同感以土勝水之威却止雲雨雲雨氣得與呉同恐消散入山百姓被害者得蒙霽晏有楚國之安矣順鼓篇

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設土龍以招雨其意以雲龍相致易曰雲從龍風從

恐誑俗矣
宜來此駁

虎以類求之故設土龍陰陽從類雲雨自至儒者或問曰夫易言雲從龍者謂真龍也豈謂土哉楚葉公好龍牆壁槃盂皆畫龍必以象類爲若真是則葉公之國常有雨也　禮畫雷樽象雷之形雷樽不聞能致雷土龍安能而動雨　李子長爲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爲人象囚之形鑿地爲埳以盧爲槨臥木囚其中囚罪正則木囚不動囚冤侵奪木囚動出不知囚之精神着木人乎將精神之氣動木囚也夫精神感動木囚何爲獨不應從土龍　何奴敬畏郅都之威刻木象都之狀交弓射之莫能一中不知都之精神

在形象邪亡也將匈奴敬鬼精神在木也如都之精神在形象天龍之神亦在土龍如匈奴精在於木人則雩祭者之精亦在土龍　仲舒覽見深鴻立事不妄設土龍之象果有狀也龍蹔出水雲雨乃至古者畜龍御龍常存無雲雨猶舊交相闊遠卒然相見歡欣歌笑或至悲泣涕僵伏少人則出行各恍惚矣

亂龍篇

桓君山謂楊子雲曰如後世復有聖人徒知其才能之勝已多不能知其聖與非聖人也子雲曰誠然夫聖人難知知能之美若桓楊者尚復不能知世儒懷庸庸之知齎無異之議見聖不能知可保必也

且人有佞猾而聚者鳥亦有佞黠而從羣者當唐虞
之時鳳愨愿宣帝之時佞黠乎何其俱有聖人之德
行動作之操不均同也講瑞篇聖人不能自免于厄而
鳳麟獨能自全于世是鳥獸之操賢于聖人也人
不能知鳥獸鳥獸亦不能知人兩不能相知鳥獸爲此論精卓
愚于人何以反能知之儒者咸稱鳳凰之德欲以表
明王之治反令人有不及鳥獸論事過情使實不著
　使鳳麟審爲聖王見則孝宣皇帝聖人也如孝宣
帝非聖則鳳麟爲賢來也爲賢來則儒者稱鳳凰麒
麟失其實也鳳凰騏驎爲堯舜來亦爲宣帝來矣夫

去佞何等大事讀之丁少真可笑也

如是爲聖且賢也。指瑞篇儒者又言太平之時屈軼生於庭之末若草之狀主指佞人佞人入朝屈軼庭末以指之聖王則知佞人所在夫天能故生此物以指佞人不使聖王性自知之或佞人本不生出必復更生一物以指明之何天之不憚煩也聖王莫過堯舜堯舜之治最爲平矣卽屈軼已自生於庭之末佞人來輒指知之則舜何難於知佞人而使臯陶陳知人之術經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人含五常音氣交通且猶不能相知屈軼草也安能知佞如儒者之言是則太平之時草木踰賢聖也獄訟有是非人情有曲

直何不并令屈軼指其非而不直者必苦心聽訟三
人斷獄乎　又言太平之時有景星尚書中候曰堯
時景星見于軫夫景星或時五星也大者歲星太白
也彼或時歲星太白行于軫度古質不能推步五星
不知歲星太白何如狀見大星則謂景星矣詩又言
東有啓明西有長庚亦或時復歲星太白也或時昏
見于西或時晨出于東詩人不知則名曰啓明長庚
矣　王莽之時太白經天精如半月使不知星者見
之則亦復名之曰景星爾雅釋四時章曰春爲發生
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四氣和爲景星夫如

妙在以人於天雜有不倣慨諧而有味

今之作者肖類王夫

爾雅之言景星乃四時氣和之名也恐非着天之大星是應篇夫曹參為相若不為相汲黯為太守若郡無人然而漢朝無事淮陽刑錯者參德優而黯威重也計天之威德孰與曹參汲黯而謂天與王政隨而譴告之是謂天德不若曹參厚而威不若汲黯重也夫天安得以筆墨而為圖書乎天道自然故圖書自成　武帝幸王夫人王夫人死思見其形道士以方術作夫人形形成出入宮門武帝大驚立而迎之忽不復見蓋非自然之真方士巧妄之偽故一見恍惚消散滅亡有為之化其不可久行猶王夫人形不可

大形其下
者大人之
形亦不出

愚謂可以
垂戒亦不
必過詰其
僞

久見也篇自然秋夏之際陽氣尚盛未嘗無雷雨也顧
其拔木偃禾頗爲狀耳當雷雨時成王感懼開金縢
之書見周公之功執書泣過自責之深自責適已天
偶反風書家則謂天爲周公怒也千秋萬夏不絕雷
雨苟謂雷雨爲天怒乎是則皇天歲歲怒也正月陽
氣發泄雷聲始動秋夏陽至極而雷折苟謂秋夏之
雷爲天大怒正月之雷天小怒乎雷爲天怒雨爲天
施使天爲周公怒徒當雷不當雨今雨俱至天怒且
喜乎秦始皇帝東封岱嶽雷雨暴至劉媼息大澤
雷雨晦冥始皇無道自同前聖治亂自謂太平天怒

可也劉媼息大澤夢與神遇是生高祖何怒于生聖人而爲雷雨乎　師曠奏白雪之曲雷電下擊鼓清角之音風雨暴至苟謂雷雨爲天怒天何憎于白雪清角而怒師曠爲之乎　孟賁推人人仆接人而起接人立天能拔木不能復起是則天力不如孟賁也秦時三山亡猶謂天所徙也夫木之輕重孰與三山能徙三山不能起大木非天用力宜也如謂三山非天所亡然則雷雨獨天所爲乎　夫天道無爲如天以雷雨責怒人則亦能以雷雨殺無道古無道者多可以雷雨誅殺其身必命聖人興師動軍頓兵傷士

難以一雷行誅輕以三軍尅敵何天之不憚煩也
篇 夏所承唐虞之教薄故教以忠唐虞以文教則其
所承有鬼失矣世人見當今之文薄也狎侮非之則
謂上世朴質下世文薄猶家人子弟不謹則謂他家
子弟謹良矣齊世篇 武王伐紂庸蜀之夷佐戰牧野成
王之時越常獻雉倭人貢暢幽厲衰微戎狄攻周平
王東走以避其難至漢四夷朝貢孝平元始元年越
常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夫以成王之賢輔以周公
越常獻一平帝得三後至四年金城塞外羌良橋橋
種良願等獻其魚鹽之地願內屬漢遂得西王母石

室因爲西海郡周時戎狄攻王至漢内屬獻其寶地西王母國在絶域之外而漢屬之德孰大壤孰廣方今哀牢鄯善諾降附歸德匈奴時擾遣將攘討獲虜生口千萬數夏禹倮入吳國太伯採藥斷髮文身唐虞國界吳爲荒服越在九夷罽衣關頭今皆夏服褒衣履舄巴蜀越巂鬱林日南遼東樂浪周時被髮椎髻今戴皮弁周時重譯今吟詩書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廣陵王荆迷于孽巫楚王英惑于狹客事情列見孝明三宥二王吞藥周誅管蔡違斯遠矣楚外家許氏與楚王謀議孝明曰許氏有屬于王欲

王尊貴人情也聖心原之不繩于法隱彊侯傳懸書市里誹謗聖政今上海思犯奪爵土惡其人者憎其貴餘立二王之子安楚廣陵彊弟員嗣祀陰氏二王帝族也位爲王侯與管蔡同管蔡滅嗣二王立後恩已褒矣隱彊異姓也尊重父祖復存其祀立武庚之義繼祿父之恩方斯羸矣恢國篇宣帝之時畫圖漢列士或不在于畫上者子孫耻之何則父祖不賢故不畫圖也夫頌言非徒畫文也如千世之後讀經書不見漢美後世怪之須頌篇孝成皇帝讀百篇尚書博士郎吏莫能曉知徵天下能爲尚書者東海張霸通左

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祕尚書以考校之無一字相應者成帝下霸于吏吏當霸辜大不謹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滅其經故百二尚書傳在民間孔子曰才難能推精思作經百篇才高卓適希有之人也成帝赦之多其文也

楊子山為郡上計吏見三府為哀牢傳不能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夫以三府掾吏叢積成才不能成一篇子山成之上覽其文子山之傳豈必審是傳聞依為之有狀會三府之士終不能為子山為之斯須不難成帝赦張霸豈不有以哉

尖詞吼嚼

永平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爵頌百官頌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夫以百官之衆郎吏非一唯五人文善非奇而何孝武善子虛之賦徵司馬長卿孝成玩弄衆書之多善楊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從使長卿桓君山子雲作吏書所不能盈牘文所不能成何則武帝何貪成帝何欲故曰玩楊子雲之篇樂于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于積猗頓之財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皇歎曰獨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萬歲夫歎思其人與喜稱萬歲豈可

空爲哉誠見其美權氣發于内也　孝明世好文人並徵蘭臺之官文雄會聚今上即令詔求亡失購募以金安得不有好文之聲唐虞既遠所在書散殷周頗近諸子存焉漢興以來傳文未遠以所聞見伍唐虞而仕殷周煥炳郁郁莫盛于斯天晏暘者星辰曉爛人惟奇者掌文藻炳漢今爲盛故文繁湊也　望豐屋知名家睹喬木知舊都鴻文在國聖世之驗也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則眸子瞭瞭者目文瞭也夫候國占人同一實也國君聖而文人聚人心惠而目多采蹂蹈文錦于泥塗之中聞見之者莫不痛心

知文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當尊不通類也　揚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賫錢千萬願載于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班叔皮續太史公書載鄉里人以爲惡戒邪人枉道繩墨所彈安得避諱是故子雲不爲財勸叔皮不爲恩撓文人之筆獨已公矣賢聖定意于筆筆集成文文具情顯後人觀之見以正僞安宜妄記足蹈于地跡有好醜文集于禮志有善惡故夫占跡以睹足觀文以知情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篇　佚文

子產智人也知物審矣

如死者無知何能殺帶與段如不能爲鬼子產何以不疑曰與伯有爲怨者子晳也子晳攻之伯有奔駟帶乃率國人遂伐伯有公孫段隨駟帶不造本辯其惡微小殺駟帶不報子晳公孫段惡微與帶俱死是則伯有之魂無知爲鬼報仇輕重失宜也且子產言曰彊死者能爲鬼何謂彊死謂伯有命未當死而人殺之耶將謂伯有無罪而人寃之也如謂命未當死而人殺之未當死而死者多如謂無罪人寃之被寃者亦非一伯有强死能爲鬼比干子胥不爲鬼春秋之時弒君三十六君爲所弒可謂彊死矣典長一國

用物之精可謂多矣繼體有土非直三世也貴爲人君非與卿位同也始封之祖必有穆公子良之類也以至尊之國君受亂臣之弑禍其魂魄爲鬼必明于伯有報仇殺讐禍繁于帶段三十六君無爲鬼者三十六臣無見報者如以伯有無道其神有知世間無道莫如桀紂桀紂誅死魄不能爲鬼然則子產之說因成事者也見伯有彊死則謂彊死之人能爲鬼如有不彊死爲鬼者則將云不彊死之人能爲鬼子晳在鄭與伯有何異死與伯有何殊俱以無道爲國所殺伯有能爲鬼子晳不能彊死之說通于伯有塞于

子晳然則伯有之說杜伯之語也杜伯未可然伯有亦未可是也　人死世謂鬼鬼象生人之形見之與人無異然猶非死人之神況熊非人之形不與人相似乎審鯀死其神爲黃熊則熊之死其神亦或時爲人人夢見之何以知非死禽獸之神也信黃熊謂之鯀神又信所見之鬼以爲死人精也此人物之精未可定黃熊爲鯀之神未可審也且夢象也吉凶且至神明示象熊羆之占自有所爲使鯀死其神審爲黃熊夢見黃熊必鯀之神乎諸侯祭山川設晉侯夢見山川何復不以祀山川山川自見乎人病多或夢見

先祖死人來立其側可復謂先祖死人求食故來見形乎人夢所見更爲他占未必以所見爲實也何以驗之夢見生人明日所夢見之人不與巳相見夫所夢見之人不與巳相見則知鯀之黃熊不入寢門不入則鯀不求食不求食則晉侯之疾非廢夏郊之禍非廢夏郊之禍則晉侯有間非祀夏郊之福也無禍之實則無有知之驗矣亦猶淮南王劉安坐謀反而死世傳以爲仙而升天本傳之虛子產聞之亦不能實偶晉侯之疾適當自衰子產遭言黃熊之占則信黃熊鯀之神矣死僞篇

師延自投濮水形體腐于水中

精氣消于泥塗安能復鼓琴屈原自沉于江屈原善
著文師延善鼓琴如師延能鼓琴則屈原能復書矣
揚子雲弔屈原屈原何不報屈原生時文無不作不
能報子雲者死為泥塗手既朽無用書也屈原手朽
無用書則師延指敗無用鼓琴矣孔子當泗水而葬
泗水却流世謂孔子神而能却泗水孔子好教授猶
師延之好鼓琴也師延能鼓琴于濮水之中孔子何
為不能教授于泗水之側乎　高祖所殺之鬼非鬼
也則夫鄭厲公將入鄭之時邑中之鬼與邑外之鬼
鬪者非鬼也厲公將入鄭妖氣象鬼而鬪也鄭國鬪

虵非虵則知夏庭二龍爲龍象爲龍象則知鄭子産之時龍戰非龍也天道難知使非妖也使是亦妖也夫石不能自刻則亦不能言不能言則亦不能爲人矣大公兵法氣象之也何以知非實也以老父非人知書亦非太公之書也（紀妖篇）諺曰衆口爍金口者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爍金道口舌之爍不言拔木焰火必云爍金金制于火火口同類也夫深山大澤龍蛇所生也比之叔虎之母者美色之人懷毒螫也生子叔虎美有勇力勇力所生生于美色禍難所發由于勇力火有光耀木有

容貌龍虵東方木含火精故美色貌麗膽附于肝故生勇力火氣猛故多勇木剛强故多力也生妖怪者常由好色爲禍難者常發勇力爲毒害者皆在好色美酒爲毒酒難多飲蜂液爲蜜蜜難益食勇夫强國勇夫難近好女說心好女難畜辯士快意辯士難信故美味腐腹好色惑心勇夫招禍辯口致殃四者世之毒也辯口之毒爲害尤酷何以明之孔子見陽虎却行白汗交流陽虎辯有口舌口舌之毒中人病也人中諸毒一身死之中于口舌一國潰亂（言毒篇）夫逐疫之法亦禮之失也行堯舜之德天下太平百災消

滅雖不逐疫疫鬼不往行桀紂之行海內擾亂百禍並起雖日逐疫疫鬼猶來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周之季世信鬼修祀以求福助愚主心惑不顧自行功猶不立治猶不定

解除篇

山猶人之有骨節也水猶人之有血脈也故人食腸滿則骨節與血脈因以盛矣今祭天地則山川隨天地而飽今別祭山川以為異神是人食已更食骨節與血脈也社稷報生穀物之功萬民生于天地猶毫毛生于體也祭天地則社稷設其中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為有神是人之膚肉當復食也五祀初本在地門戶用木與土土

木生于地井竈室中霤皆屬于地祭地五祀甞其中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是食已當復食形體也風伯雨師雷公是群神也風猶人之有吹煦也雨猶人之有精液也雷猶人之有腹鳴也三者附于天地祭天地三者在矣人君重之故別祭必以爲有神則人吹煦精液腹鳴當復食也日月猶人之有目星辰猶人之有髮三光附天祭天三光在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則人之食已復食目與髮也

或難曰宋公鮑之身有疾祝曰夜姑掌將事于厲者厲鬼杖楲而與之言曰何而粢盛之不膏也

何而犧牲之不肥碩也何而珪璧之不中度量也而罪歟其鮑之罪歟夜姑順色而對曰鮑叔尚幼在襁褓不預知焉審是掌之厲鬼舉樴而掊之斃于壇下此非能言用手之驗乎　夫鬼者神也神則先知先知則宜自見粢盛之不膏珪璧之失度犧牲之臞小則因以責讓夜姑以樴擊之而已無爲先問先問不知之效也不知不神之驗也不知不神則不能見體出言以樴擊人也夜姑義臣也引罪自予已故鬼擊之如無義而歸之鮑身則厲鬼將夜以樴掊鮑之身矣　祀義篇

高皇帝封吳王送之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

東南有反者豈汝邪到景帝時濞與七國通謀反漢建此言者或時觀氣見象處其有反不知主名高祖見濞之勇則謂之是原此以論孔子見始皇仲舒或時但言將有觀我之宅亂我之書者後人見始皇入其宅仲舒讀其書則增益其辭著其主名 案始皇本事始皇不至魯安得上孔子之堂踞孔子之牀顛倒孔子之衣裳乎 實知篇

人之舉事或意至而功不成事不立而勢貫山荊軻醫夏無且是矣荊軻入秦之計本欲刼秦王生致于燕邂逅不偶爲秦所擒當荊軻之逐秦王秦王還柱而走醫夏無且以藥囊提荊

軻旣而天下名軻爲烈士秦王賜無且金二百鎰夫
爲秦所擒生致之功不立藥囊提刺客益于救主然
猶稱賞者意至勢盛也天下之士不以荆軻功不成
不稱其義秦王不以無且無見效不賞其志志善不
效成功義至不謀就事義有餘效不足志巨大而功
細小智者賞之愚者罰之必謀功不察志論陽效不
存陰計是則豫讓拔劒斬襄子之衣不足識也伍子
胥鞭笞平王尸不足載也張良椎始皇誤中副車不
足記也三者道地不便計畫不得有其勢而無其功
懷其計而不得爲其事是功不可以效賢三也　定賢篇

山無林則爲土山地無毛則爲瀉土人無文則爲僕人古以言爲功者多以文爲敗者希呂不韋淮南王以他爲過不以書有非（書解篇）夫觀世表則契與后稷黃帝之子孫也讀殷周本紀則玄鳥大人之精氣也二者不可兩傳而太史公兼紀不別案帝王之妃不宜野出浴于川水今言浴于川吞玄鳥之卵出于野履大人之跡違尊貴之節誤是非之言也（案書篇）才能之士好談論者增益實事爲美盛之語用筆墨者造生空文爲虛妄之傳聽者以爲眞然說而不舍覽者以爲實事傳而不絕不絕則文載竹帛之上不舍

則說入賢者之耳至或南面稱師賦姦偽之說典城
佩紫讀虛妄之書（對作篇）玉隱石間珠匿魚腹故為深
覆及玉色剖于石心珠光出于魚腹其隱乎猶吾文
未集于簡札之上藏于胸臆之中猶玉隱珠匿也及
出荴露猶玉剖珠出乎爛若天文之照順若地理之
曉嫌疑隱微盡可名處　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
露文高士之文雅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睹觀讀之
者曉然若盲之開目聆然若聾之通耳　言瞭于耳
則事昧于心文察于目則篇留于手（自紀）

虞淳熙序論衡曰仲任以其志鰌慕蘧師彪比嫓

之學濤謏聞之實而膚薄祉耳目枕人夐矣故其紀曰日務明言筆務露文驍然若盲之開目冷然若聾之通耳言不可旒纊也洛陽之市豈無縣黎莫難而伸任以其神營魄藏心宅瞍筍也者望天下之乏之而予之天下仰掇焉故其紀曰王剖珠出王剖則鳳璞莫隱珠出則魚骨莫衷言不可襲輿轀而日中爲沽也微歟中郎匿之帷間白傳匿之帳外焉總匿之林表而宋士匿之櫝中珠沉玉瘞耳目幾廢政也燔竹戎也鑽李兹其埒耳巳讀衔八十五篇竟十餘萬言乃喟然稱曰是何能匿之

庭無亂子之跡詩禮並名異書席無倚凡之浴進趨皆登秘府仲尼伯魚猶歷況其凡乎且上物時萌神物時苗宛委酉陽靈族司馬安所禪天真之服闐共名山而化姤婦吝夫耶故漢之帷梁之林唐之帖宋之檟衡之權也量而出之無多賒人彼且以爲饒利于豐泰至自塞明月夜光無因而至前則匹士按劍迴相與匿符而衡誠懸也吾惡夫諸子之不平平之于吾衡焉

中論　　東漢徐幹

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顧所

幹當靈帝末年董卓作亂冠族子弟結黨權門閉戶自守

由來則杳然其遠以其難而僻之誤且非矣夫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爲則困而不就人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風而炎熾如水赴下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八卦燧人察時令而鑽火帝軒聞鳳鳴而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書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賢者不能學于遠乃學于近故以聖人爲師

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于物名詳于器械矜于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

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故君子必擇師篤學

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昔宋敏碎首于棊局陳靈被禍于戲言闔邴造逆于相詬子公生弒于嘗黿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　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媟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朋（法象）小人朝爲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反行一日之善而求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遂疑聖人之言背先王之

潛身芳
肯日血
斯吉人
善者耶

教存其舊術順其常好是以身辱名賤而不免爲人役也孔子曰小人何以壽爲一日之不能善矣久惡惡之甚也　懷疾者人不使爲醫行穢者人不使畫法以無驗也子思曰能勝其心于勝人乎何有不能勝其心如勝人何故一尺之錦足以見其巧一仞之身足以見其治是以君子愼其寡也（修本）誰謂華岱之不高江漢之不長與君子修德亦高而長之將何患矣　夫賢者言足聽貌足象行足法加乎善奬人之美而好攝人之過其不隱也如影其不諱也如響故我之憚之若嚴君在堂而神明處室矣雖欲爲不善

其敢乎故求益者之居遊也必近所是而達所易（驗）貴
君子必貴其言貴其言則尊其身尊其身則重其道
重其道所以立其教言費則身賤身賤則道輕道輕
則教廢（貴言）徐偃王知修仁義而不知用武終以亡國
魯隱公懷讓心而不知佞僞終以致殺宋襄公守節
而不知權終以見執晉伯宗好直而不知時變終以
隕身叔孫豹好善而不知擇人終以凶餓此皆蹈善
而少智之謂也故大雅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智行）誘
以僞成之名懼以虛至之謗使人憧憧乎得亡惙惙
而不定喪其故性而不自知其迷也咸相與祖述其

業而寵狎之斯術之于斯民也猶內關之疾也非有痛癢煩苛于身情志慧然不覺疾之已深也然而期日既至則血氣暴竭。汲汲乎常懼當時之不我尊也皇皇爾又懼來世之不我尚也心疾乎內形勞于外然其智調足以將之便巧足以莊之稱託比類足以充之文辭聲氣足以飾之是以欲而如讓躁而如靜幽而如明跛而如正。雖語我曰吾爲善吾不信之矣何者以其泉不自中涌而注之者從外來也苟如此則處道之心不明而執義之意不著雖依先生稱詩書將何益哉以此毒天下之民莫不離本趣末

幹厭辭人美麗之文故靡詩賦頌銘贊之文著中論二十篇其

以僞成紛紛擾擾馳騖不已其流于世也至于父盜子名兄竊弟譽骨肉相貽朋友相詐此大亂之道也故求名者聖人至禁也　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　夫爲名者使眞僞相冒是非易位而民有所化此邦家之大災也

殺人者一人之害也安可相比也然則何取于殺人
者況譬盜乎荀卿亦曰盜名不如盜貨鄉愿亦無殺
人之罪也而仲尼惡之僞考民之好交游也不及聖王
之世乎古之不交游也將以自求乎　不務交游者
非政之惡也心存于職業而不遑也且先王之教官
既不以交游導民而鄉之考德又不以交游舉賢是
以不禁其民而民自志之及周之衰而交游興矣
先王取士官人之有法也故其民莫不反本而自求。
慎德而積小知禍祚之來不由于人也故無交游之
事無請託之端心澄體靜恬然自得咸相率以正道

相厲以誠慤姦詭不與邪陂自息矣世之衰矣上無

明天子下無賢諸侯君不識是非臣不辨黑白取士不由于鄉黨考行不本于閥閱多助者爲賢才寡助者爲不肖序爵聽無證之論班祿采方國之謠民見其如此者知富貴可以從衆爲也知名譽可以虛譁獲也乃離其父兄去其邑里不修道藝不治德行講偶時之說結比周之黨汲汲皇皇無日以處更相歎揚迭爲表裏檮杌生華憔悴布衣以欺人主惑宰相竊選舉盜榮寵者不可勝數也既獲者賢已而遂往羨慕者並驅而追之悠悠皆是孰能不然者乎樞靈

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賓客爲務冠蓋塡門儒服塞道饑不暇餐倦不獲已殷殷沄沄俾夜作晝下及小司列城墨綬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夙駕送往迎來亭傳常滿吏卒傳問炬火夜行閽寺不閉把臂捩腕扣天矢誓推託恩好不較輕重文書委于官曹繫囚積于囹圄而不遑省也詳察其爲也非欲憂國恤民謀道講德也徒營已治私求勢逐利而已有策名于朝而稱門生于富貴之家者且屋有之爲之師而無以教弟子亦不受業然其于事也至乎懷丈夫之容而襲婢妾之

態或奉貨而行賂以自固結求志屬託規圖仕進然擲目指掌高談大語若此之類言之猶可羞而行之者不知耻嗟乎王教之敗乃至于斯乎且夫交游者出也或身歿于他邦或長幼而不歸父母懷煢獨之思室人抱東山之哀親戚隔絕閨門分離無罪無辜而亡命是效古者行役過時不反猶作詩刺怨故四月之篇稱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又況無君命而自爲之者乎以此論之則交游乎外久而不歸者非仁人之情也讀交夫形體者人之精魄也德義令聞者精魄之榮華也君子愛其形體故以成其德義也詩云

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壽千歲者皆令德
之謂也夭壽凡亡國之君其朝未嘗無致治之臣也其
府未嘗無先王之書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其賢
不用其法不行也苟書法而不行其事爵賢而不用
其道則法無異乎路説而賢無異乎木主也　賢者
之爲物也非若美嬪麗妾之可觀于目也非若端冕
帶裳之可加于身也非若嘉肴庶羞之可實于口也
將以言策策不用雖多亦奚以爲若欲備百僚之名
而不問道德之實則莫若鑄金爲人而列于朝也且
無食祿之費矣　莽之爲人也内實奸邪外慕古義

亦聘求名儒徵命術士政煩教虐無以致之于是脅之以峻刑威之以重戮賢者恐懼莫敢不至徒張設虛名以夸海內莽亦卒以滅亡且莽之爵人其實囙之也囙人者非必著之桎梏而置之囹圄之謂也拘係之愁憂之之謂也使在朝之人欲進則不得陳其謀欲退則不得安其身是則以綸組爲繩索以印佩爲鉗鐵也小人雖樂之君子則以爲辱故明王之得賢也得其心也非謂得其軀也苟得其軀而不論其心也斯與籠鳥檻獸無以異也則賢者之于我也亦猶有讐也豈爲我用哉雖曰班萬鍾之祿將何益歟

故苟得其心萬里猶近苟失其心同衾爲遠今不修
所以得賢者之心而務循所以執賢者之身至于社
稷傾覆宗廟廢絕豈不哀哉　賢者之視我容貌也
如魍魎臺殿也如狴犴柔服也如竅經絃歌也如號
哭酒醴也如滲漉肴饌也如糞土從事舉措每無一
差彼之惡我也如是其亟至哉今不務明其義而徒
設其祿可以獲小人難以得君子君子者行不踰合
立不易方不以天下枉道不以樂生害仁安可以祿
誘哉雖强搏執之而不獲巳亦杜口佯愚苟免不暇
國之安危將何賴焉故詩曰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此

之謂也下圈

申鑒　　東漢荀悅撰

問民由水也。濟大川者。太上乘舟。其次泅。泅浮行水上也溺者勞而危。乘舟者逸而安。虛入水。既不乘舟又不能泅則必溺矣。以知能治民者泅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縱民之情謂之亂。絕民之情謂之荒。上無道德次無智能曰然則如之何。曰為之限使勿越也。不縱不絕為之界限。為之塗亦勿越。故水可使不濫。不可使無流。太上不空市。其次不偷竊。其次不掠奪。上以功惠綏民。下以財力奉上。政體論曰盜跖不能盜田尺寸。寸不可盜。況尺乎。纖惡細善不可闕掩

夫事驗必若土田之張于野也則爲私者寡矣喻惡不可揜也若亂之隧于澳也則可信者解矣舟之截流橫渡者澳厓內近水之濆舟登于涯不可信者喻善不可僞也故有事考功有言考用動則考行靜則考守夫豐貪生私匿廉貶公是亂也先王重之曰祿可增乎曰民家財愈增之宜矣或曰今祿如何今謂獻帝時曰時匱也祿依食食依民祭祖澹澹古贍字給也必也正貪祿吏黜汙省閑冗汰羨宦與時消息昭惠恤下損益以度可也諸侯不專封富人名田踰限富過公侯是自封也大夫不專地富人賣買由巳是專地也或問貨曰五銖之制宜矣漢孝武元狩五年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

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王莽更造大錢
銖又造契刀錯刀與五銖凡四品並行莽即眞乃罷
契刀錯刀及五銖更造錢貨六品而民便五銖私相
市買莽下詔禁絕于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世祖受
命復五銖錢○曰今廢如之何○今謂獻帝時廢者初平元年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是
也○曰海內既平行之而已○言卓已誅此制宜復○曰錢散矣京畿一作甸
虛矣其勢必積於遠方若果行之則彼以無用
之錢而吾有用之物是匱近而豐遠也○曰散曰虛曰積曰無用之錢者言五銖
○曰事勢有不得官之所急者穀也牛馬之禁
不得出百里之外若其他物彼以其錢取之于左用
之于右貿遷有無周而通之海內一家何患焉○言五穀不得及遠他物以五銖貿遷不足以匱近爲患也
○曰錢寡矣曰錢寡民易矣若

錢既通而不周于用然後官鑄而補之（五銖由廢故易由易故寡不足官鑄以贍可也）或曰收民之藏錢者輸之官牧遠輸之京師然後行之曰事枉而難實者欺慢必衆姦僞必作爭訟必繁刑殺必深吁嗟紛擾之聲章乎天下矣非所以撫遺民成緝熙也（遠收五銖于京師而後行之不可）曰然則收而積之與曰通市其可也（收五銖積貯亦不可）或曰改鑄四銖曰難矣（此言改鑄四銖以復孝文之舊亦不可）或曰遂廢之曰錢實便于事用民樂行之禁之難今開難令以絕便事禁民所樂不茂矣（廢五銖以絕民所便禁民所樂亦不可）曰起而行之錢不可如之何曰尚之廢之弗得已何憂焉（民便五銖不得而終廢之）

不憂其不行也厥後曹操爲相還用五銖悅之言驗矣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動爲春秋。春秋記事言爲尚書。尚書記言君舉必記。臧否按漢書作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異。按漢書作荀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紀以至公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故先王重之。以嗣賞罰。以輔法教。宜于今者。官以其日各書其盡。則集之於尚書。若史官使掌典其事。不書詭常。爲善惡則書。言行足以爲法式則書。立功事則書。兵戎動衆則書。四夷朝獻則書。皇后貴人太子拜立則書。光武置貴人爲三夫人公

上大臣拜免則書禍淫禍亂則書祥瑞災異則書先帝故事有起居注漢時有禁中起居故明德馬皇后自撰顯宗起居注日用動靜之節必書焉宜復其式內史掌之以紀內事時事

夫物不能為春故候天春而生人則不然存吾春而已矣　在上者不受虛言不聽浮術不采華名不興偽事言必有用術必有典名必有實事必有功俗遂

進忠有三術一曰防防與導反二曰救救與阿反三曰戒戒與尸反先其未然謂之防發而止之謂之救行而責之謂之戒防為上救次之戒為下下不鉗口上不塞耳則可有聞矣有鉗之鉗猶可解也無鉗之鉗難矣哉有塞

之塞猶可除也無塞之塞其甚矣夫無鍥之鍥無塞之塞獻帝之時如此

使遽者揖讓百拜非禮也窘急者無敬故不可以成禮憂者

弦歌鼓瑟非樂也愁戚者不和故不可以爲樂禮者敬而已矣揖讓

百拜云乎樂者和而已矣弦歌鼓瑟云乎匹夫匹婦處畎畝之中

必禮樂存焉爾敬和斯須不離衣裳服者不昧於塵塗愛

也昧汚闇塗泥也衣裳者身之法象同不可不潔衣裳愛焉而不愛其容止

外矣容止者人之符表尤不可不正容止愛焉而不愛其言行表矣

言行者人之樞機尤不可不慎言行愛焉而不愛其明淺矣明者心之神智

尤不可不嗟君子所惡乎異者三好生事也好生奇也

好變常也好生事則多端而動衆好生奇則離道而

惑俗好變常。則輕法而亂度。　公孫子曰性無善惡

楊雄曰人之性善惡渾楊子修身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焉與劉向曰性情相應性不獨善情

不獨惡情向之意以性善者情亦善情惡者性必惡故曰相應曰問其理曰性善

則無四凶性惡則無三仁人無善惡文王之教一也

則無周公管蔡性善情惡是桀紂無性而堯舜無情

也性善惡皆渾是上智懷惠而下愚挾善也理也未

究矣惟向言爲然　或曰人之于利見而好之能以

仁義爲節者是性割其情也性少情多性不能割其

情則情獨行行爲惡矣不然是善惡有多少也非情

恥諸神明乃第二義

也　故君子有常交曰義也有常誓曰信也交而後親誓而後囘狹矣太上不異古今其次不異海內同天下之志者其盛德乎大人之志不可見也浩然而同于道。大人之志渾合造化故不可窺量衆人之志不可掩也察然而流于俗。衆庶之志流順世俗故易于昭鑒同于道故不與俗浮沉言大人合道故超俗。或曰修行者不爲人恥諸神明其至也乎曰未也自恥者本也恥諸神明其次也恥諸人外矣夫惟外則慝積于內矣故君子審乎自恥德比于上。上謂聖賢欲比于下。下謂貧賤德比于上故知恥欲比于下故知足恥而知之則聖賢其可幾知足而已則固

陋其可安也聖賢斯幾況其爲慝乎固陋斯安兕其爲後乎是謂有檢純乎純哉其上也其次得槩而已矣莫匪槩也得其槩苟無邪斯可矣雜言

申鑒五卷漢荀悅著悅仕獻帝朝辟曹操府與孔融及弟彧同侍講禁中悅旁有獻替而意未有盡此申鑒所爲作者蓋有志于經世也然當時政體顧有大于總攬機務使權不下移者乎而曾無一言及之何哉厥後融以論建漸廣或以不阿見殺皆不得其死悅獨優游以壽終其亦善處濁世者矣其論政體無賈誼之經制而近于醇無劉向之

憤激而長于諷其禨言等篇頗似揚雄法言雄曲

意美新而悅無一言及於操視雄爲優矣 王鏊序

潛夫論　東漢王　符

夫道成于學而藏于書學進于振而廢于窮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景君明經年不出戶庭得鋭精其學而顯昭其業者家富也富佚若彼而能勤精若此者材子也倪寛賣力于都巷匡衡自鬻于保徒者身貧也貧阨若彼而能進學若此者秀士也 讃學 昔曹羈有言守天之聚必施其德義德義弗施聚必有闕今或家賑而貧乏之遺賑貧窮恤矜疾苦則必不久居

豫吊亦可
豫攺否則
不寢道矣
不宿義矣

富矣易曰天道虧盈以益謙故仁以義費于彼者天賞之于此以邪取于前者衰之于後務本無德而富貴者固可豫吊也且夫利物莫不天之財也天之制此財也猶國君之有府庫也賦賞奪與各有衆寡民豈得彊取多哉故人有無德而富貴是因民之竊官位盜府庫者也終必覺覺必誅矣盜人必誅況乃盜天乎得無受禍焉　雖有南面之尊公侯之位德義有殆禮義不班撓志如芷負心若芬固弗爲也是故雖有四海之主弗能與之方名列國之君不能與之鈞重　過京房數與元帝論難使制考功而選守屬錯雅

爲景帝所知使漢法而不亂。夫二子之于君也可謂見知深而寵愛殊矣。然京房寃死而上曾不知晁錯旣斬而帝乃悔。此材明未足以衛身故及難。邪唯人聖爲能無累乎。然也帝乙以義故囚文王以仁故拘夫體至行仁義。據南面師尹卿士。且猶不能無難。然則夫子削迹。叔嚮縲紲。屈原放沈。賈誼貶黜。鍾離廢替。何敞束縛。王章抵罪。平阿斥逐。蓋其輕上者也。今世主之于士也。目見賢則不敢用。耳聞賢則恨不及。雖自有知也。猶不能取。必更待群司之所舉則亦懼失麟鹿而獲艾猳。柰何其不分者也。未遇風之變

中論晉語下已然對言正論事

者故也。俾使一朝奇政兩集。則險隘之徒。闒茸之質。亦將別矣。賢難多博士議郎。以言語爲職。諫諍爲官。及選茂才孝廉賢良方正。惇樸有道。明經寬博。武猛治劇。此皆名自命而號自定。群臣所當盡情竭慮稱君詔也。今則不然。令長守相。不思立功。貪殘專恣。不奉法令。侵冤小民。州司不治。令遠詣闕上書訟訴。尚書不以責三公。三公不以讓州郡。州郡不以討縣邑。是以兇惡狡猾。易相冤也。侍中博士諫議之官。或處位歷年。終無進賢嫉惡拾遺補闕之語。而貶黜之憂。群僚舉士者。或以頑魯應茂才。以桀逆應至孝。以貪饕

十篇皆取一字之勝故是篇天下

應廉吏以狡猾應方正以諛諂應直言以輕薄應敦厚以空虛應有道以嚚闇應明經以殘酷應寬博以怯弱應武猛以頑愚應治劇名實不相副求貢不相稱富者乘其材力貴者阻其勢要以錢多爲賢以剛强爲上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聽所以數亂荒也

聖人爲天口賢人爲聖譯是故聖人之言天之心也賢者之所說聖人之意也考績

夫生飰秔粱旨酒甘醪所以養生也而病人惡之以爲不若菽麥糟糠欲清者此其將死之候也尊賢任能信忠納諫所以爲安也而闇君惡之以爲不若姦佞闒茸讒諛言者

中論將亡千慝以反天常

見其將亡之徵 思賢 王莽與漢公卿牧守奪漢光武與漢之遺民棄土共誅如貴人必賢而忠賤人必愚而欺則何以若是自成帝以降至于莽公卿列侯下訖令尉太小之官且十萬人皆自漢所謂賢明忠正貴寵之士也莽之篡位唯安衆侯劉崇東郡太守翟義思事君之禮義勇奮發欲誅莽功雖不成志節可紀夫以十萬之計其能奉報恩二人而已由此觀之衰世群臣誠少賢也 今世得位之徒依女妹之寵以驕士藉亢龍之勢以陵賢而欲使志義之士匍匐曲躬以事己毀顏諂諛以求親然後乃保持之則貞士

係羸凍餒伏死巖穴之中而已爾豈有肯踐其闕而
交其人者哉本政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
董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　歷觀前世貴人之用心
也與嬰兒等嬰兒有常病貴人有常禍父母有常失
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飽也貴人常禍傷寵也忠貴
公卿刺史掾從事茂才孝廉且二百員塵察其狀德
侔顏淵卜冉冣其行能多不及中誠使皆如狀文則
是為歲得大賢二百也然則災異曷為譏此非其實
之効夫詭粢餙食肉有好于面困而不若糲粢藜烝
之可食于口也圖西施毛嬙可悅于心而不若醜妻

陋妾之可御于前也虛張高譽彌蔽疵瑕以相誑耀有快于耳而不若忠選實行可任于官也　夫高論而相欺不若忠論而誠實且攻玉以石治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治貴以醜治好者矣實賞昔宣皇帝興于民間深知之故常嘆曰萬民所以安出里無憂患者政平訟治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于是明選守相其初除者必躬見之觀其志趣以昭其能明察其治重其刑賞姦宄滅少戶口增息者賞賜金帛爵至封侯其耗亂無狀者皆銜刀瀝血于市賞重而信罰痛而必群臣畏勸競思其職

故能致治安而世升平降鳳凰而來麒麟天人悅喜符瑞並臻功德茂盛立爲中宗由此觀之牧守大臣者誠盛衰之本原也不可不選練也法令賞罰者誠治亂之樞機也不可不嚴行也三非獨鄉部辭訟也武官斷獄亦皆始見枉于小吏終重冤于大臣怨故未讐輙逢赦令不得復治正士懷冤結而不得信猾吏崇姦宄而不痛坐郡縣所以易侵小民而天下所以多饑窮也于上天感動降灾傷穀俱以人功見事言之今自三府以下至于縣道鄉亭及從事督郵有典之司民廢農桑而守之辭訟告訴及以官事應對

吏者一人之日糜十萬人人復下計之一人有事二人獲餉是爲日三十萬人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口受其饑也然則盜賊何從消太平何從作孝明皇帝嘗問今旦何得無上書者左右對曰反支故帝曰民旣廢農遠來詣闕而復使避反支是則又奪其日而寃之也乃敕公車受章無避反支上明聖主爲民愛日如此而有司輕奪民時如彼蓋所謂有君無臣有主無佐元首聰明股肱怠惰者也愛日

脉脉規規常懷奸唯昧冒前利不顧廉恥苟且中後

抑衛解奴抵以致禍變者比屈是也非唯細民爲然

自封王侯貴戚豪富尤多有之假舉驕奢以作淫侈高負千萬不肯償責小民守門號哭啼呼曾無怵惕慙怍哀矜之意苟崇聚酒徒無行之人傳空引滿啁啾罵詈晝夜鄂鄂慢游是好或毆擊責主入于死亡郡盜攻剽劫人無異雖會赦贖。不當復得在選辟之科。而州司公府反爭取之。且觀諸敢妄驕奢而作大責者。必非救飢寒而解困。急振貧窮而行禮義者也。咸以崇驕奢而奉淫湎爾。春秋之義責知誅率孝文皇帝至寡動欲任德然河陽侯陳信坐負六日免國孝武仁明周陽侯田彭祖坐當軹侯宅而不與免國

黎陽侯邵延坐不出持馬身斬國除二帝豈樂以錢財之故而傷大臣哉乃欲絕詐欺之端必國家法防禍亂之原以利民也斷訟假使公卿子弟有被羌禍朝夕切急如邊民者則競言當誅羌矣今苟以巳無慘怛寃痛故端坐相仍又不明修禦之備陶陶閒澹臥委天聽羌獨往來深入多殺巳乃陸陸相將詣闕諧辭禮謝退云狀會坐朝堂則無憂國哀民懇惻之誠苟轉相顧望莫肯違止日晏時移議無所定巳且須後少得小安則恬然棄忘旬時之間虜復為害軍書交馳羽檄狎至乃復怔忪如前若此以來出入九載

典曰式臧覆出爲惡佪佪潰潰當何終極春秋譏鄭棄其師況棄人乎

救邊

羌始反時計謀未善黨與未成人衆未合兵器未備或持竹木枝或空手相附草食散亂未有都督甚易破也然大守令長皆驚怯畏偄不敢擊故令虜遂乘勝上彊破州滅郡日長炎炎滅破三輔覃及鬼方若此已積十歲矣百姓被害迄今不止而癡兒騃子尚云不當救助且待天時用意若此豈人也哉　今公卿苟以已不被傷故競割國家之地以與敵殺主上之民以餧羌爲謀若此未可謂知爲臣若此未可謂忠

邊議

夫制國者必照察遠近之

情偽預禍福之所來乃能盡群臣之筋力而保與其邦家前羌始判草創新起器械未備虜或持銅鏡以象兵或負板案以類楯惶懼擾攘未能相持一城易制爾郡縣皆大熾及百姓暴被殃害亡失財貨人哀奮怒各欲報讎而將帥皆怯劣軟弱不敢討擊但坐調文書以欺朝廷實殺民百則言一殺虜什則言百或虜實多而實之少或實少而謂之多傾側巧文要取便身利已而非獨憂國之大計哀民之死亡也又放散錢穀殫盡府庫乃復從民假貸彊奪財貨千萬之家削身無餘萬民遺竭因隨以死亡者皆吏所餞

殺也其爲酷痛甚于逢虜寇鈔賊虜忽然而過未必死傷至僥所搜索剽奪游踵塗地或覆宗滅族絕無種類或孤婦女爲人奴婢遠見販賣至今不能自治者不可勝數也此之感天致災尤逆陰陽且夫士重遷戀慕墳墓賢不肖之所同也民之于徙甚于伏法伏法不過家一人死爾諸亡失財貨奪土遠移不習風俗不便水土類多滅門少能還者代馬望北狐死首丘邊民謹頓尤惡內畱雖知禍人猶願守其緒業死其本處誠不欲去之極太守令長畏惡軍事皆素非此土之人痛不著身禍不及我家故爭郡[illegible]

細讀一過 足爲之監

內遷至遣吏發兵民禾稼廢徹屋室夷其營壁破其生業彊刼驅掠與其內入捐棄羸弱使死其處當此之時萬民怨痛泣血叫號誠愁鬼神而感天心然小民謹劣不能自達闕庭依官吏家迫將威嚴不敢有摯民既奪土失業又遭蝗旱飢遺逐道東走流離分散幽兾兗豫荆楊蜀漢飢餓死亾復失大半邊地遂以兵荒至今無人原禍所起皆吏過爾（實邊）韓安國能遺田蚡五百金而不能賑一窮翟方進稱淳于長而不能薦一士夫安國方進前世之忠良也而猶若此則又況乎末塗之下相哉 聖人常慎微以敦其終

富貴未必可重貧賤未必可輕人心不同好度量相萬億許由讓其帝位俗人有爭縣職孟軻辭祿萬鍾小夫貪于升食　世有可患者三三者何曰情實薄而辭稱厚念實忽而文想憂懷不來而外克期不信則懼失賢信之則詿誤人此俗士可厭之甚者也　交際

國有傷聰之政則民多病身有傷賢之政則賢多横夭夫形體骨幹爲堅彊也然猶隨政變易又況乎心氣精微不可養哉　孝成終沒之日不知王章之直孝哀終沒之日不知王嘉之忠也此後賢雖有憂君哀主之情忠誠正直之節然猶且沉吟觀聽行已者

通義一書
對史乢筆
漢文行五

也。聖深知之皆務正已以爲表明禮義以爲教和德氣于未生之前正表義于咳笑之後民之貽也合中和以成其生也立方正以長是以爲仁義之心廉耻之志骨著脉通與軆俱生而無麤穢之氣無邪淫之欲雖放之大荒之外措之幽冥之内終無違禮之行投之危亡之地納之鋒鍔之間終無苟全之心舉世之人行皆若此則又烏所得亡夫姦亂之民而加辟哉。德化

風俗通義　　東漢應劭

予以空僞承乏東嶽忝素六載數聘祈祠咨問長老

通[illegible]
通風俗通
行世而此
書尤鉅

賢通上泰山者云謂璽處翹石文昧難知也殊無有
金篋玉牒探籌之事春秋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見之
人斯為審矣傳曰五帝聖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
焉死其隕落崩薨之日不能咸至百年詩云三后在
天論語曰古皆沒太史記黃帝葬于橋山騎龍升天
豈不恠乎烏號弓者柘桑之林枝條暢茂烏登其上
下垂著地烏適飛去後從撥殺取以為弓因名烏號
耳封泰山禪梁父或人問曰楊雄以為處羲神農黃帝堯舜
殞落文王葬畢孔子葬魯城之北獨不愛其死乎如
非人之所能也生乎生乎吾恐名生而實死也國家

畏天之威思求譴告故于上西門城上候望近太史寺令丞躬親靈臺位國之陽之安別在宮中懼有得失故參之也何有伺一飛鳬遂建其處乎世之矯誣豈一事哉

○○喬○來○朝○有○双○鳬○從○南○飛○來○○

葉令祠

俗說燕太子丹爲質于秦始皇執欲殺之言能致此瑞者可得生活丹有神靈天爲感應于是建使歸國謹按太史記燕太子丹與秦始皇遇之益不善丹恐而亡歸歸求勇士荊軻秦武陽函樊於期之首貢督亢之地圖秦王大悅禮而見之變起兩楹之間事敗而荊軻立死始皇大怒乃益發兵伐燕燕王走保遼東使使斬丹以謝秦燕亦遂滅丹畏

得業聞者以此

矣逃歸耳自為其父所戮手足圮絕安在其能使雨粟其餘云云乎原其所以有茲語者丹實好士無所愛恡也故閭閻小論飾成之耳燕太子丹天為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廚人害足并上株木跳度瀆劉向曰文帝本修黃老之言不甚好儒術其治尚清淨無為以故禮樂庠序未修民俗未能大化苟溫飽完給所謂治安之國也其後匈奴數犯塞侵擾邊境單于深入寇掠賊害北地都尉殺略吏民係虜老弱驅畜產燒積聚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京師震動無不憂懣是時大發興材官騎士十餘萬軍長安帝遣丞相灌嬰擊匈奴文帝自勞兵至太

原代郡由是北邊置屯待戰設備備胡兵連不解轉輸絡繹費損虛耗困以年歲穀不登百姓飢乏穀糴常至石五百時不升一錢前待詔賈捐之爲孝元皇帝言太宗時民賦四十斷獄四百餘案太宗時民重犯法治理不能過中宗之世地節元年天下斷獄四萬七千餘人如捐之言復不類前世斷獄皆以萬數不三百人文帝即位二十三年日月薄蝕地數震動毀壞民廬舍關東二十九山同日崩潰水出河決酸棗大風壞都雨雹如桃李深者厚三尺狗馬及人皆生角大雪蝗蟲文帝下詔書曰間者陰陽不調日月

劭取書言失實即文帝不少假借況臣子可以浪得名耶

薄餓年穀不登大遭旱蝗飢饉之害謫見天地災及萬民丞相御史議可以佐百姓之急推此事類似不及太宗之世不可以爲升平上曰吾于臨朝統政施號令何如向未及對上謂向校尉帝師傅耆舊洽聞親事先帝歷見三世得失事無善惡如聞知之其言勿有所隱向曰文帝時政頗遺失皆所謂悔恡小疵耶。大中大夫鄧通以佞幸吮癰瘍膿汁見愛擬于至親賜以蜀郡銅山令得鑄錢通私家之富侔于王者封君又爲微行數幸通家文帝代服不罽襲氈帽騎駿馬從侍中近臣常侍期門武騎獵漸臺下馳射

狐兎畢雉剌彘是時待詔賈山諫以爲不宜數從郡國賢良吏出游獵重令此人負名不稱其與及太中大夫賈誼亦數陳止遊獵是時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又惡通爲人數廷譏之由是疏遠遷爲長沙太傅旣之官內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闒茸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爲鄧通等所愬也成帝曰其治天下孰與孝宣皇帝向曰中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親單于欵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其治過于太宗之時亦以遭遇匈奴賔服四夷和親也上曰後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幾

論孝文孝宣俱精確

此劉向弟一篇文字

含咽妙

默朔劇武帝獻劇群臣真可厭薄惟勅董假諫起上林苑早逝

至太平其德比周成王此語何從生向對曰生于言事文帝禮言事者不傷其意群臣無小大至卽便從容言上止輦聽之其言可者稱善不可者喜笑而已言事多褒之後人見遺文則以爲然　文帝之節儉約身以率先天下忍容言者含咽臣子之短此亦過人難及似出于孝宣皇帝者也如其聽明遠識不忘數十年事制持萬機天資治理之材恐文帝亦且不及孝宣皇帝　孝文帝

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由是見偉稍益親幸官至太中大夫倡優畜之不豫國政劉向少時數問長老賢通于事及朔時人皆云朔口諧倡

辯不能持論喜爲凡庸諷說故今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爲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所以名過其實以其恢諧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是栩惠其滑稽之雄乎朔之逢古射覆其事浮淺行于衆僮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之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耳安在能神聖歷世爲輔佐哉 東方朔

謹按漢書淮南王安天資辨博善爲文辭孝武以屬諸父甚尊之招募方伎怪迂之人述神仙黃白之事財殫力屈無能成獲 親伏白刃與衆棄之安在其能神

仙乎安所養士或頗漏亡瑕其如此因飾詐說後人吠聲遂傳行耳淮南王安神仙秦漢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淮南竭一國之貢稅向假尚方之饒然不能有成者夫物之變化固自有極王陽何人獨能乎哉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居官食祿雖爲鮮明車馬衣服亦能幾所何足怪之乃傳俗說班固之論陋于是矣王陽能作黃金

河南尹大山羊翩祖在家平原相封子衡葬母子衡故臨太山數十日時翩祖去河南矣子衡四從子舅慈復爲太山士大夫用此行者數百人齊衰經帶時與太尉府自劾歸家故侍御史胡母許

皮獨過相候求欲作衰謂君不爲子衡作吏何制服
曰衆人若此不可獨否又謂足下徑行自可今反相
歷令子失禮僕豫悉古有弔服可依其制因爲裁縞
冠幘袍單衣定大爲同作所弃然潁川有識陳元方
韓元長綦毋廣明咸嘉是焉謹按禮爲舊君齊衰三
月謂策名委質爲臣使者也子衡臨郡日淺無他功
惠又非其身爾祖位則亞卿雅有令稱義當綱紀人
倫爲之節文而首倡導犯禮違制使東嶽一郡朦朦
焉豈不愍哉由鄙人失兄子阜爲之衰雖失于子衡
歸於曷慈者矣　太原郝子廉飢不得食寒不得衣

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飯畱十五錢默置席下去每
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按士相見之禮贄用腒雉受
而不拒而交答焉唯祭飯然後拜之孔子食於施氏
未嘗不飽何有同生之家而顧錢者哉傷恩薄禮弊
之至也孟軻譏仲子吐鶂鶂之羹而食井上苦李飽
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妻所織不衣餓于山中食
棗或問之此棗子所種耶遂嘔吐立枯而死世不乏
異惟其似旃孔子疾時貪昧退思狂狷狷者有所不
爲亦其介也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比爲太尉黄
瓊所辟禮文有加孺子隱者初不答命瓊薨既葬負

脩并涉齋一盤醱哭于墳前孫子琰故五官中郎將以長孫制杖聞有哭者不知其誰亦于倚廬哀泣而已孺子無有謁刺事訖便去子琰大怪其故遣瓊門生茅季瑋追請辭謝終不肯還謹按禮凡吊喪者既哭興踊進問其故哀之至也孺子所以經三千里越度山川而親至者非徒徇于已顧義報乎哭醱墳前是也訖當即其帳衾問勞子琰子琰宿有善名在禮無違儻見徵闕教誨可乎如何儵忽甚于路人昔黔敖忽于嗟來然君子猶以爲其嗟可去謝可食今與黄有恩故矣孝子寢伏苫塊又躬以到便詣墳無介

夫何爲哉 孔子稱大哉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又
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至于訐以爲直隱以爲義枉
以爲厚僞以爲名此衆人之所致譽而明主之所必
討蓋觀過知仁謂中心篤誠而無妨于化者故覆其
違理曰過譽也 汝南楚之界也其俗急疾有氣决
郅惲
然自君章之後轉相放式好于上休技以采名譽末
流論起于愛憎致在陪隸也 河內殷之舊都罔分
爲三康叔之風既激而紂之化由存其俗士大夫
矜好大言而少實行 此爲河內趙仲讓竊乘羣人君車變易名姓直詣所任
者闔門闔窓號咷博求得賢而賞聞善若驚無適也

景仲本孝廉言［…］晏、演唯臨辭一見

苟莫也周不綜臧否而務蘊崇之韓演不唯善是務

越此一槩夫不擇而强用之與可用而敗之其罪一

也凡黔首皆五帝子孫何獨今之肺腑嘗見優異

也宗廟之人或在叫亂人之化也何日之有舊時長

吏質樸子皆駕御故曰從見君臣父子其揆一也臣

不肯御乎豈可然公子遂偃蹇不使下陵上替能無

亂乎劉祖幸免罪戾而見褒賞公孫于是失政刑矣

宗正劉祖不御祠章陵

蜀郡太守潁川劉勝季陵去官在家閉

門却掃歲時致敬郡縣答問而已無所褒貶雖自枝

葉莫力太僕杜密周甫亦去北海相在家每至郡縣

多所陳說𢦤記括屬太守王昱頗厭苦之語次問得京師書公卿舉故大臣劉季陵高士也當急見徵審知以見激因曰明府在九重之內臣吏惶畏天威莫敢盡情劉勝位故大夫見禮上賓俯伏甚于籠蝟冷澁比如寒蜒無能往來此罪人也清雋就義隱居篤學時所不綜而審達之宄疑動悉賢成陳之罪所折而審敵之明府賞賢得中令聞休揚雖自天然之姿猶有萬分之一詩不云乎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人情所有庶不爲闕既不善是多見說論夫何爲哉于是昱甚悅服待之彌厚　劉勝在約思純其靜已甚若肆

意宴及言論折中亦無嫌也杜密婆娑府縣干與王政就若所云猶有公私既見譏切不甦坐謝負而多伐善以爲巳力惟顏之厚博而俗矣易稱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然時有昏晦詩美滔滔江漢南北之紀然時有壅滯論語固天縱之莫盛于聖然時有困否日月不失其體故蔽而復明江漢不失其源故窮而復通聖人不失其德故廢而復興非唯聖人俾爾亶厚夫有恒者亦允臻矣是故君子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樂天知命無怨尤焉　謹按尚書曰人惟求舊詩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論語久要不忘平生

之言周禮九兩友以任得民是以脩會圖其身而下

遺其友鮑叔度其德而固推管子厥後陵遲彌巳渕詭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陳餘張耳攜手遯秦友猶父子及據國爭權還爲豺虎自漢所稱王貢彈冠蕭朱結綬博育復隙其後始以交爲難況客恍偶合而能申固其好者哉故長平之吏移于冠軍魏其之客移于武安鄭當汲黯亦旋復然翟公疾之乃書其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自古患焉非直今也韓信寵秩出跨下之人斯難能也安國不念舊惡合禮中平李廣因威歸忿非義

之理宣尼暨陳皆降而復升兼濟天下惟虞卿遏于窮秦獨善其身纘述篇籍垂訓後昆昔子夏心戰則臞道勝如肥何必高位豐爵以爲融懿也　高后崩諸吕作亂欲危社稷章與周勃共誅滅之尊立文帝封城陽王賜黃金千斤立二年薨城陽今莒縣是也自琅琊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鄉亭聚落皆爲立祠造飾五二千石車商人次第爲之立服帶綬備置官屬烹殺謳歌紛籍連日轉相誑曜言有神明其譴問禍福立應歷載彌久莫之匡糾唯樂安太傅陳蕃濟南相曹操一切禁絕肅然政清陳曹之後稍復如故

安有鬼神能爲病者哉予爲營陵令以爲章本封朱虛并食此縣春秋國語以勞定國能禦大災凡在于他尚列祀典章親高祖之孫進說耕田軍法行酒時固有大志矣及誅諸呂尊立太宗功冠天下社稷以寧同姓如此功烈如彼餘邪禁之可也朱虛與莒宜常血食于是乃移書曰到聞此俗舊多淫祀靡財妨農長亂積惑其侈可忿其愚可愍昔仲尼不許子路之禱晉悼不解桑林之祟死生有命吉凶由人哀哉黔黎漸染迷謬豈樂也哉莫之徵耳今條下禁申約吏民爲陳利害其有犯者便收朝廷若私遺脫彌彌

不絕主者髠截歎無反巳城陽景王縣甚尊之惟王弱冠內侍帷幄呂氏恣睢將危漢室獨見先識權發酒令抑邪扶正忠義洪毅其歆禋祀禮亦宜之于觴乗烹殺倡優男女雜錯是何謂也三邊紛拏師老器弊朝廷旰食百姓囂然禮與在有年飢則損自今聽歲再祀備物而巳不得殺牛遠迎他倡賦會宗落造設紛華方廉察之明爲身計而復借失罰與上同明除見處勿後中覺 城陽景王祠

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重遭戰國約從違横好惡殊心眞僞紛爭故春秋分爲五

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並以諸子百家之言紛然殽亂莫知所從漢興儒者競復比誼會意爲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士雜襲龍鱗訓註說難轉相陵高積如丘山可謂繁富者矣而至于俗間行語衆所共傳積非習貫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壞九州幅裂亂非有定生民無幾私懼後進益以迷眛聊以不才舉爾所知方以類聚凡十一卷謂之風俗通義言通于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于義理也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

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謳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于正聖人廢則還其本俗尚書天子巡守至于岱宗覲諸侯見百年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傳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由此言之爲政之要辯風正俗最其上也 自敘

章帝紀建初四年詔

白虎通德論　東漢班固

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之惣美大稱也時質故惣之也號之爲皇者煌煌人莫違也煩一夫擾一士以勞天

制臨決班固傳曰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此書所作之因也

白虎通註解字義似王荊公一派字說緣起要非確理

下不爲望也不擾匹夫匹婦故爲皇故黃金棄于山珠玉捐于淵巖居穴處衣皮毛飲泉液吮露英虛無廖廓與天地通靈也　謂之伏羲者何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後臥之詓詓起之吁吁飢卽求食飽卽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葦于是伏羲仰觀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下治下伏而化之故謂之伏羲也　號諡或一言或兩言何文者以一言爲諡質者以兩言爲諡故尚書曰高宗殷宗也湯死後世稱成湯以兩言爲諡也號無質文諡有質

文何號者始也爲本故不可變也周已後用意尤文以爲本生時號令善故有善謚故舍文武王也謚

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王所勝老死囚故王者休見王火相何以知爲臣土所以死者子爲父報仇者也五行之子愼之物歸母木王火相金成其火燋金金生水水滅火報其理火生土土則害水莫能而禦五行所以相害者天地之性衆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剛勝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故土勝水

也火陽君之象也水陰臣之義也臣所以勝其君何此謂無道之君也故爲衆陰所害猶紂王也是使水德施行金以盃之土以應之欲温則温欲寒則寒亦何從得害火乎曰五行各自有陰陽木生火所以還燒其母何曰金勝木火欲爲木害金金者堅强難消故母以遜軆助火燒金此自欲成子之義又陽道不相離故爲兩成火死子乃繼之也水木可食金火土不可食何木者陽陽者施生故可食火者陰在内金者陰畜炁故不可食火水所以殺人何木盛氣也故入而殺人火陰在内故殺人壯于水也金木徽氣故

成之者性五行無有不加人工者

不能自殺人也火不可入其中者陰在內也入則殺人矣水土陽在內故可入其中金木微氣也精寄不可得入也水火不可加人功爲用金木加人功何火者盛陽水者盛陰者也氣盛不變故不可加人功爲人用金木者不能自成故須人加功以爲人用也五行之性火熱水寒有温水無寒火何明臣可以爲君君不可更爲臣五行常在火乍亡何水太陰也刑者故常在金少陰木少陽微氣無變故亦常在火太陽精微人君之象象尊常藏猶天子居九重之內臣下衛之也藏于木者依于仁也木自主金須人取之乃

成陰卑不能自成也。木所以浮。金所以沉。何子生于母之義。肝所以沉。肺所以浮。何有知者尊其母也。子不肯禪何法。法四時火不興上而興金也。父死子繼何法。法木終火王也。兄死弟及何法。法夏之承春也。善善及子孫何法。法春生待夏復長也。惡惡止其身何法。法秋煞不待冬也。主幼臣攝政何法。法土用事于季孟之間也。子之復讐何法。法土勝水。水勝火也。子順父。臣順君。妻順夫。何法。法地順天也。男不離父母何法。法火不離木也。女離父母何法。法水流[illegible]金也。娶妻親迎何法。法日入陽下陰也。君讓臣何法

法月三十日名其功也善稱君過稱已何法法陰陽
共叙共生陽名生陰名煞臣有功歸于君何法法歸
明于日也臣法君何法法金正木也子諫父何法法
火揉直木也臣諫君不從則去何法法水潤下達于
上也君子遠子近孫何法法木遠火近土也親屬臣
諫不相去何法法水木枝葉不相離也父爲子隱何
法法木之藏火也子爲父隱何法法水逃金也君有
衆民何法法天有衆星也王者賜先親近後疎遠何
○違○諱○自○謂○義○勉○强○
法法天雨高者先得之也長幼何法法四時有孟仲
季也朋友何法法水合流相承也父母生子養長子

何法法春生木長大也子養父母何法法夏養長木

此火養木也不以父命廢主命何法法金不畏土而

畏火陽舒陰急何法法日行遲月行疾也有分土無

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通也若言東東

方天下皆生也君一娶九女何法法九州象天之施

也不娶同姓何法法五行異類乃相生也子喪父母

何法法木不見水則憔悴也喪三年何法法三年一

閏天道終也父喪子夫喪妻何法法一歲物有終始

天氣亦為之變也年六十閉房何法法六月陽氣衰

也人有五臟六腑何法法五行六合也人目何法法

日月明也日照晝月照夜人目所不更照何法目亦
更用事也王者監二王之後何法法木須金以正須
水以潤也明王先賞後罰何法法四時先生後煞也
五行
一與齊終身不改此地無去天之義也子諫父不
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法猶火去木而滅也
論語事父母幾諫下言又敬不違臣之諫君何取法
法金正木也子之諫父法火以揉木也臣諫君以義
故折正之也子諫父以恩故但揉之也木無毀傷也
待放木取法于水火無金則相離也諫者何諫間也
因也更也是非相間革更其行也人懷五常故有五

諫謂諷諫順諫窺諫指諫伯諫諷者智也患禍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此智性也順諫者仁也出辭遜順不逆君心仁之性也窺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郤悅則復前以禮進退此禮之性也指諫者信也指質相其事也此信之性也伯諫者義也惻隱發于中直言國之害勵志忘生為君不避喪身義之性也

兄弟相為隱乎曰然與父子同義故周公誅四國常以祿甫為主也朋友相為隱者人本接朋結友為欲立身揚名也朋友之道四焉通財不在其中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夫妻相為隱

乎傳曰曾去妻黎蒸不熟問曰婦有七出不蒸亦預乎曰吾聞之也絶交令可友棄妻令可嫁也黎蒸不熟而已何問其故乎此爲隱之也

諫諍

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風微弱恐物有窒塞不能自達者夫射自內發外貫堅入剛象物之生故以射達之也含文嘉曰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天子所以射熊何示服猛巧佞也熊爲獸猛巧者非但當服猛也示當服天下巧佞之臣也諸侯射麋者示達迷惑人也麋之言迷也大夫射虎豹者示服猛也士射鹿豕者示除害也各取德所能服也

大夫士爾射者人臣示爲君親視事身勞苦也或曰
臣陰故數偶也侯者以布爲之何用人事之始也本
正則末正矣所以名爲侯何明諸侯有不朝者則射
之故禮射祝曰嗟爾不寧侯爾不朝于王所以故天
下失業亢而射爾所以不射正身何君子重同類不
忍射之故畫獸而射之　不正言父兄言五更者何
老者壽考也欲言所令者多也更者更也所更歷者
衆也即如是不但言老言三何欲言其明于天地人
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言其明于五行之道而更事
也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何以知之既以父事

爻一而已不宜有三鄉射月食救之者陰失明也故角
尾交日月食救之者謂夫人擊鏡傳人擊杖庶人之
妻楔楹灾變禮曰夫賜樂者不得以時王之樂事其宗
廟也朱盛色戶所以紀民數也故民衆多賜朱戶也
古者人君下賢降階一等而禮之故進賢賜之納陛
以優之也既能進善當能戒惡故賜虎賁虎賁者所
以戒不虞而距惡距惡當斷刑故賜之鈇鉞鈇鉞所
以斷大刑刑罰既中則能征不義故賜弓矢弓矢所
以征不義伐無道也圭瓚秬鬯宗廟之盛禮故孝道
備而賜之秬鬯所以極著孝道孝道純備故內和外

粲玉以象德金以配情芬香條鬯以通神靈玉飾其本君子之性金飾其中君子之道君子有黃中通理之道美素德金者情和之至也玉者德美之至也鬯者芬香之至也君子有玉瓚秬鬯者以配道德也其至矣合天下之極美以通其志也其唯玉瓚秬鬯乎

考黜

五玉者各何施蓋以爲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信質琮以起土功之事也圭以爲信者何珪者先上象物皆生見于上也信莫著于作見故以珪爲信而見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爲言潔也上兊陽也下方陰也陽尊故其禮順備也在位東

陽見義于上也璧以聘問何璧者方中圓外象地
地道安寧而出財物故以璧聘問也方中陰德方也
圓外陰繫于陽也陰德盛于內故見象于內位在中
央璧之爲言積也中央故有天地之象所以據用也
內方象地外圓象天也璜所以徵召何璜者半璧位
在北方北陰極而陽始起故象半陰陽氣始施徵召
萬物故以徵召也不象陰何陽始物微未可見璜者
橫也質尊之命也陽氣橫于黃泉故曰璜璜之爲言
光也陽光所及莫不動也象君之威命所加莫敢不
從陽之所施無不節也璋以發兵何璋半珪位在南

方南方陽極而陰始起兵亦陰也故以發兵也不象其陰何陰始起物尚凝未可象也璋之為言明也賞罰之道使臣之禮當章明也南方之時萬物莫不章故謂之璋琮以起土功發聚衆何琮之為言聖也象萬物之宗聚聖也功之所成故以起土功發衆也位西方西方陽收功于內陰出城于外內圓象陽外直為陰外牙而內湊象聚會也故謂之琮后夫人之財也五玉所施非一不可勝條畧舉大者也合符信者謂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諸侯執圭以覲天子瑁之為言冒也上有所覆下有所冒故覲禮曰侯氏執圭升

生　臣見君所以有贄何贄者質也質己之誠致己之悃愊也王者緣臣子心以爲之制差其尊卑以副其意公侯以玉爲贄者玉取其燥不輕濕不重公之德全卿以羔者取其群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大夫以鴈爲贄者取其飛成行列大夫職在以奉命之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士以雉爲贄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懾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威守節死義不當移轉也　卿大夫贄變君與士贄不變何人君至尊極美之物以爲質士賤伏節死義一介之道也故不變　子見父無贄何至親也

見無時故無贄臣之事君以義合也得親供養故質

已之誠副已之意故有贄也 文贄 王者必一質一文何以承天地順陰陽陽之道極則陰道受陰之道極則陽道受明二陰二陽不能相繼也質法天文法地而已故天爲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爲文尚書大傳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禮三正記曰質法天文法地也帝王始起先質後文者順天下之道本末之義先後之序也事莫不先有質性乃後有文章也 三正

君羣也下之所歸心臣者繵堅也屬志自堅固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子者孳孳無已也 夫者

者也以道扶接也婦者服也以禮屈服○朋友之交近則謗其言遠則不相訕一人有善其心好之一人有惡其心痛之貨則通而不計共憂患而相救生不屬死不託故曰大饑爲之減飡大寒爲之不重裘

六紀 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萬物始生於肝象木色青而有枝葉目爲之候何目能出淚而不能內物木亦能出枝葉不能有所內也肺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方亦金成萬物也故肺象金色白也鼻爲肺候何鼻出入氣高而有竅山亦有金石累積亦有孔穴出雲布雨以

潤天下雨則雲消鼻能出納氣　心所以爲禮何心火之精也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故心象火色赤而銳也人有道尊天本在上故心下銳也耳爲之候何耳能遍內外別音語火照有似于禮上下分明腎所以智何腎者水之精智者進而止無所疑惑水亦進而不惑北方水故腎色黑水陰故腎雙竅爲之候何竅能瀉水亦能流濡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也土尚任養萬物爲之象生物無所私信之至也故脾象土色黃也口爲之候何口能啖嘗舌能知味亦能出音聲吐滋液　胃者脾之腑也脾主稟

氣胃者穀之委也故脾禀氣也膀胱者腎之腑也腎者主瀉膀胱常能有熱故先決難也三焦者包絡腑也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故上焦若竅中焦若編下焦若瀆膽者肝之腑也肝者木之精也主仁仁者不忍故以膽斷也是以肝膽二者必有勇也 目爲心視口爲心談耳爲心聽鼻爲心嗅 魂魄者何謂魂猶伝伝也行不休于外也主于情魄者迫然著人主于性也魂者芸也情以除穢魄者白也性以治內 情性

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 宗族

天道一

時物有變人生○三月目煦亦能笑與人相更答故因
其始有○知而名之○故禮服傳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
于祖廟于祖廟者謂子之親廟也明當爲宗祖主也

姓名

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　應劭

車駕正月二十八日發雒陽宮二月九日到魯遣守謁者郭堅伯將徒五百人治泰山道十日魯遣宗室諸劉及孔氏瑕丘丁氏上壽受賜皆詣孔子宅賜酒肉十一日發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郎將先上山三案行還益治道徒千人十五日始齋國家居太守府舍諸王居府中諸侯在縣庭中齋諸卿校尉將軍大夫黃門郎百官及宋公衛公褒城侯東方諸侯雒中小侯齋城外汶水上太尉太常齋山虞馬伯第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宮

敘其實

郎官等郊肆處入其幕府觀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圓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爲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二廣三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二尺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不騎步牽馬作步作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覩仰望天闕如從谷底仰觀抗峰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窅條如無道徑遥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爲白石或雪久

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臥石
上有項復蘇亦賴齎酒脯處處有泉水目輒為之明
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
十餘里其道旁山脇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
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俯視谿谷碌碌不
可見丈尺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窔遼如從穴中
視天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
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掖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
此語分家未知
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胸捍石
捫天之難也初上北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脣焦

百六步一休牒牒據頓地不避濕暗前有燥地目視

此語已

○規○迄○道○之○半　仍以樸結不極具奇

而兩脚不隨早食上脯後到天門郭使者得銅物銅

物形狀如鐘又方柄有孔莫能識也疑封禪具也得

之者汝南召陵人姓楊名通東上一里餘得木甲木

甲者武帝時神也東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

闕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比垂圓臺高九

尺方圓三丈所有兩陛人不得從上從東陛人臺上

有壇方一丈二尺所上有方石四維有距石四面有

似少觸石與雲之致然故以受重為貴

闕鄉壇再拜謁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國家上

見之則詔書所謂酢梨酸棗狼藉散錢處數百幣帛

具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爲上跣[illegible]
置梨棗錢于道以求福即此也東山名曰日觀日觀者雞
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
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濟西北有石室壇以南
有玉盤中有玉龜山南脇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日
入下去行數環日莫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前則
先知蹈有人乃舉足隨之比至天門下夜人定矣

華嶠漢書曰瑒祖奉字世叔才敏善諷誦故世稱
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著後序十餘篇爲世儒者
延熹中至司隸校尉子劭字仲遠亦博學多識尤

好事諸所撰述風俗通等凡百餘篇

